尔雅书院：墨香情深岁月长

□黄裕涛

春节期间的万灵古镇，开启了“人从众”模式。游人们在层层叠叠明清建筑味十足的古街穿梭，从长板门、穿斗墙、格子窗、吊脚楼和青砖、青瓦、青石板等古老元素中充分感受历史的沧桑与厚重，共享人类非遗的美好时光。

历经千年风雨，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密码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破解。比如湖广会馆、赵氏宗祠、禹王宫、大荣寨、沱湾码头……匆匆一瞥，许多人记住了这里的古老山寨、烟火美味、小桥流水，却并没有留意到古街深处还隐藏着一座钟灵毓秀、底蕴深厚的尔雅书院。

书院觅踪：藏在古镇深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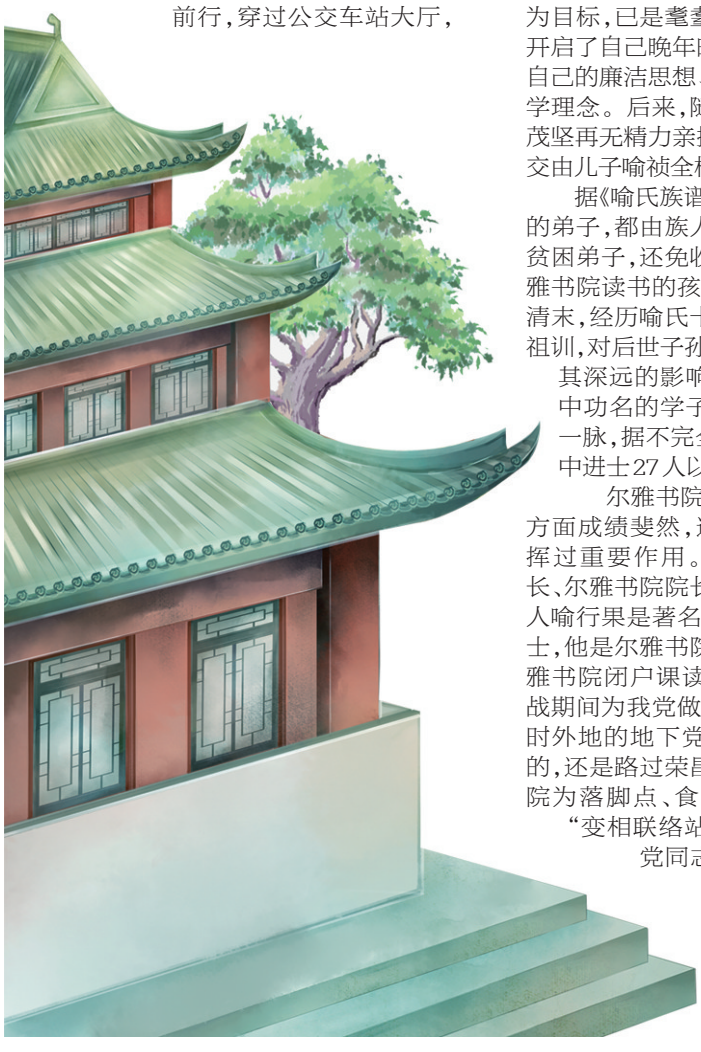
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机构，有官办和私立之分。以自由研习为主，集众讲授为辅，聘山长（古代对德高望重、学问渊博的书院负责人谓之“山长”zhǎng）或名师讲经、讲文、讲诗。

提起中国有哪些最著名的书院，相信大家一定能侃侃而谈，比如应天书院、岳麓书院、嵩阳书院、白鹿洞书院“四大书院”。

万灵古镇离我居住的小区不过20分钟车程，虽然无数次游玩，却也只是对古镇厚厚的寨门、游回的画舫、崖壁的古木、河边的大佛印象深刻，对尔雅书院还真的知之甚少、印象比较模糊，于是，我打算利用这个春节好好补补课。

为避开人流高峰，我们决定正月初二下午3点出发前往万灵古镇。哪知一路走走停停，过了20分钟，还未看见万灵古镇的标志性牌坊。沿途的车流和人流已成为节日最常见的风景。看着那么多外省号牌车辆，我有些感慨，家门口的风景何时成为了打卡胜地。

40分钟后，终于快到万灵古镇了，只见沿公路两旁差不多一两公里都不间断地泊着车。几经周折，终于找到个僻静处停靠下来，然后顺着公路前行，穿过公交车站大厅，跨过入镇大环岛，顺着石板路向恒升门走去。



一路美食飘香，一路欢声笑语。经过大荣寨制高点，穿过古老的恒升门，沿石梯缓步下行，再前行不过20米，就在古街的右侧——“尔雅书院”已映入我的眼帘。斜阳打在展翅欲飞的屋檐翘角上，时光和历史在这里无声交汇。说是“藏”，似乎有点夸张。不过顺着人流往前走，却也容易一晃而过，以前我和朋友经过时就浑然不觉。

倾情创办：累累硕果压枝

说起尔雅书院，不得不说说它的创办者——喻茂坚。喻茂坚（1474年~1566年），字月梧、汝砺，号心庵，明朝法学大家、著名廉吏。生于重庆府荣昌县（今荣昌区），正德六年（1511年）中进士，历任铜陵知县、真定府知府、福建按察使、刑部尚书等职，官至正二品。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年），喻茂坚引疾乞休获准致仕。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，喻茂坚端坐而逝，葬于家乡神龟山（今万灵镇尚书村），享年92岁。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，被追赠为太子少保。他为官刚正不阿、清廉有为，一生遵循“守本心、行正道”之理念，被明世宗赞誉为“天下清官”。

据《荣昌县志》记载，喻茂坚是本县自秦代以来最高级别的朝廷命官，致仕还乡时竟“囊无百金”。这里的“百金”并非百两黄金，亦非白银，乃形象说法，折合约150石稻谷，即正二品尚书两个半月的薪俸。

喻茂坚还乡后，一直有“以诗书课后生”的愿望，为了创办学堂，他遍访荣昌本地一些士绅商贾，寻求社会各界支持。在其子喻祯的具体操办下，经过多方努力，直至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，书院终于在荣昌路孔（今更名为万灵古镇）建成投用，并正式定名为“尔雅书院”。其时，喻茂坚已86岁高龄。

以培养“明体达用、卓然大雅之才”为目标，已是耄耋之年的喻茂坚，从此开启了自己晚年的教书育人生涯，传播自己的廉洁思想、法治理念以及为人为学理念。后来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喻茂坚再无精力亲授课业，便将教学之事交由儿子喻祯全权打理。

据《喻氏族谱》记载，凡是读书用功的弟子，都由族人共同出钱培养；对于贫困弟子，还免收学费。一时间，来尔雅书院读书的孩子很多。自明中期至清末，经历喻氏十五代，尔雅书院恪守祖训，对后世子孙和当地百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在此完成学业、考中功名的学子众多，单是喻氏家族一脉，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22人，其中进士27人以上。

尔雅书院不仅在教化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斐然，还为中国革命事业发挥过重要作用。荣昌国学研究会会长、尔雅书院院长吴洪介绍，喻茂坚后人喻行果是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，他是尔雅书院第十五代山长，以尔雅书院闭户课读的祖制为掩护，在抗战期间为我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。当时外地的地下党员，无论在荣昌工作的，还是路过荣昌暂住的，都以尔雅书院为落脚点、食宿点、物资供应点和“变相联络站”。保护了大批地下党同志，若干年来一直起到川东地下党的联络作用，又成为川南地下党的大后方掩护布置工作的场所。

国学赓续：传承悠悠文脉

走近尔雅书院，门口实木圆柱上书“衍祖宗一脉真传，克忠克孝；教子孙两行正路，惟读惟耕。”此为喻茂坚亲自为后人所撰《垂训联》。与尔雅书院内另一副《训示联》互为映衬：“事五尺天而天知，存方寸地而地知，为人父母无愧；领千钟粟以粟养，读万卷书以书养，在我子孙自修。”

走进大门，迎面放置着一块石雕的“福禄寿喜”照壁，约四尺见方，底座厚实稳固。照壁虽然斑驳风化，但莲、鹿、鱼等浮雕图案依稀可辨。吴洪介绍，照壁系康熙皇帝为褒奖喻茂坚清廉有为而赏赐。

绕过照壁，进入第二道门，一方20多平方米的天井呈现在眼前。天门、天窗、天井层次分明、错落有致，属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。天井中间放置着一个石造的、呈圆形的水池，谓之墨池。墨池外沿被绿茸茸的青苔包裹，“题名金榜花开花落，苦读寒窗月缺月圆”的字迹隐约可见。沿墨池周围种植着各种花草，还有一棵被裁修后发出几簇嫩绿叶片的黄葛树。稍事停留，沉心静气，不觉有几分清幽雅致扑面而来。

经过天井，入得正厅。只见正厅大门两侧垂悬着一副对联——“霜肃三台曾是中朝真御史，星回八面可为陆地昔神仙”。此联为喻茂坚生前好友明朝状元杨慎所书。据了解，杨慎与喻茂坚同榜考中进士，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过荣昌时，特地找喻茂坚相聚，还赠题了三副对联，另两副一题喻家新祠堂龛前——“父子祖孙家庆真符重庆，科名鼎盛世昌允合荣昌”；二题喻茂坚88岁寿联——“北斗贯丹心明刑弼教尚书第，南山颐鹤发全节完名上座仙”。

正厅正面供奉着一尊至圣先师孔子的铜像。右侧房间是国学代表人物介绍和汉服室，左边几间屋子，分别是书画室、琴与埙、孔门十哲像。二楼是教学的场所，课桌、板凳等保持过去的教学风格。此间既可以练习琴棋书画，也可以诵读四书五经。二楼还有喻茂坚生平主要事迹介绍和其子女画作展示，还藏有大量国学书籍和其他文化书籍。

环绕教室廊道，既觉书香浓郁，又觉书韵悠长。穿越时空隧道，我仿佛看见满屋子的孩子端坐书院，琅琅书声弦歌不绝。他们读书写字，他们览景抒情，他们格物言志。无边声韵，声声入耳。我不禁脱口而出：“把最美的时光雕琢成最美的模样，不就是喻茂坚创办的尔雅书院！”

吴洪说，原来的尔雅书院为穿斗木结构两层小楼，一楼为讲学的教坊及生活用房，二楼为藏书楼。后来尔雅书院被拆除，复建的尔雅书院与原貌基本一致，只是把建筑的木结构换成了小青砖。现整个书院占地面积323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638平方米。几经修复的尔雅书院，既是纪念喻茂坚的展览馆，又承担公益国学讲习，目前有100余名国学爱好者定期听课，另有一些喜爱国学的家长将孩子送来接受熏陶。

群山无语，濑水有音。一草一木，文脉滋养。我深信，400多年前，荣昌人闻到了尔雅书院飘出的第一缕书香；400多年后，钟灵毓秀的尔雅书院更加清香醇厚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白沙的元宵夜

□杨小霜

春节刚过去不久，街上依旧挂着红灯笼，夜晚来临时，一个人走在古朴的街道上，竟也生出许多诗意和情感。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夜晚，江风从吊脚楼旁轻轻拂过，从青石板上走过的除了行人还有江里来的风。木门前的吊脚楼被风吹得左右摇摆，院子里的李子树已悄悄地打好了花苞，而今夜的白沙古镇是热闹的，是欢欣的。

从东华街行至朝天嘴码头时，我并不着急跟着人们前往广场去赴一场约会。茶馆里的人很少，除了提着茶壶的老人还在坚守，一路走来古街上的商铺的门全都紧闭着。多年前，我只身一人来到这个小镇上，在元宵节那一个夜晚于古街遇上了一个特别的人。只是简单地打了招呼，然后相互说起自己的家乡，最后同许多人一起见证了一场令我震撼的盛会——白沙的元宵节。

那天晚上的白沙十分热闹，整个广场均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。在欢呼声中，我偷偷看了那个少年一眼，火红的铁花突然降落在人群中央，抬眼望去，他的脸被铁花落下的余光印得通红，等到人群散去，我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，回家时我们都没有乘坐公交车，在步行时便不知不觉地走成了一排……

从那以后，我总喜欢一个人在老街上走走，有时候是东华街，有时候是石坝街，在某一个午后，我也会遇上他，就从这条老街开始，我们从一个元宵节走进了另一个元宵节。去年元宵节时，他的肩膀上扛着我们三岁的孩子，再次出发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去老街过节。

这一次我们并不着急朝着广场出发，而是选择从东华街穿过，孩子在我们的前面奔跑着，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江风吹过吊脚楼，吹过门前高高挂着的大红灯笼。老街上的行人很少，行走的时候能够清晰地听见彼此的脚步声，甚至彼此的心声，但我们都没有戳破对方的心事。已经好些年了，或许是江里的风泄露了我的行踪，因此才成就了这么一段缘分。

这一次，我并没有去关注那间茶馆，甚至不记得它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的，而是跟着人群的脚步朝着广场走去。还未到达广场时，就能明显地感受到拥挤，于是不得不放慢了脚步，跟着人群往广场里挪动着，我们找了一个比较偏的位置，虽看不清广场中央打铁水和舞龙队的人，但并不影响我们观赏打铁水这一盛事。

被老艺人泼向天空中的铁水像极了长满星星的夜空，但孩子却说那些打向天空中的铁水更像一棵开花的树。在一树又一树铁花的盛开和落下的过程中，我们就这样相互依偎着，那一刻仿若时光回到了彼此相遇的那一个元宵夜，一树又一树的铁花盛开在天空中，一场又一场的烟花盛开在漆黑的夜晚里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这样的一个夜晚足以暴露一些人的心事，也能让整个古镇焕发出久违的生机与活力。

踮起脚尖，将目光从黑压压的人群中穿过，借着打铁水所泛出来的光，依稀能看见在广场中央打铁水的人，他们戴着红色的方巾，光着膀子，穿着短裤，在风中来回地穿梭着。打铁水的过程中穿插着舞龙的队伍，在高亢激昂的吆喝声中，一树又一树的铁花绽放在喧嚣的夜空中，也绽放在每个人的心中。

而今年，我从春节开始就盼望这一元宵盛宴。下班后，一家人早早地就开始前往东华古街的路上了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